

# 又到新加坡

何冀平

時隔8年，再次來到新加坡。飛機降落樟宜機場，漂亮氣派與眾不同。香港機場我以為就算不錯，但和這裏一比降了一級，多次評比，樟宜機場是第一，世界頂級機場。沒有時間觀賞機場的兩漩渦瀑布、蝴蝶園和向日葵園，華藝節來了兩位工作人員，加上劇組總監，接機一共來了4人，不用這麼多人吧？要的，這是規格。

入住酒店午餐已過，樓上有特別房間的「下午茶」，好吃的三明治和咖啡，吃過就去劇場看「走位」連排。坐落在海邊的濱海藝術中心，像8年前一樣，前廳寬闊堂皇，後台規整有序，舞台正規，正副台都是國際標準，前台座位舒適，音響一流，又是世界水平。

《德齡與慈禧》作為華藝節2026開幕式演出，連演3天，該作首次走出國門，不僅是紫禁城傳奇與獅城海風的浪漫相遇，更是一次中國與世界、傳統與現代、中與西兼容並蓄的多重對話，但會不會被新加坡觀眾接受，我心裏沒有底。演出開始，字幕只有英文沒有中文，他們能聽得懂麼？劇情一步步展開，劇場效果竟比內地還強，隨著劇情推進，場中時而安靜，時而響起笑聲掌聲，我的心放下來。

《德齡與慈禧》是我在香港定居8年後所寫，香港這座城市讓我感

受到中西文化的交融。新加坡歷史和現狀與香港相似，他們提出的治國之策吸收西方文化精髓，保持中華文化美德，這種中西文化的交匯，這種包容和多元，跟《德齡與慈禧》講的故事非常契合。大幕落下，熱烈的掌聲經久不息。作為作者和演出者，我們用戲劇和觀眾建立了一種微妙的、難以言傳的聯繫，他們感受到的劇情和人物，正是這種交流與交融的強烈回饋。

中國駐新加坡大使曹忠明來到現場觀摩，歡迎《德齡與慈禧》參加新加坡華藝節，他說：「演員們用深厚的功底和飽滿的情感，完美詮釋了複雜歷史背景下的人物關係，不僅加深了新加坡民眾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理解，也為兩國人文交流注入新的活力。期待更多優秀的中國藝術作品來到新加坡，豐富本地華語文化生活，促進中新兩國在文化藝術領域的交流合作，增進相互理解和友誼。」

正是春節期間，新加坡一片節日喜氣，華藝節的朋友特別介紹了兩家餐館，讓我們品嚐地道南洋風味「娘惹菜」，到大排檔吃海鮮、正宗黑胡椒炒蟹，可我覺得不如香港的避風塘炒蟹味道，價錢以一比七核算，比香港要貴得多。

新加坡演出成功，文化交流隨着世界的發展在繼續，守護發揚中華民族文化，接受融合西方文化，中西文化交流是世界的趨勢。

# 博愛醫院望過去

鄧達智

元朗博愛醫院位於屯門藍地的長者安老院，將於2027年(明年)落成，「名廚薈萃為博愛」第一波，延開7席名貴的「懷舊粵菜當年情」，於今晚(3月6日)在舖記酒家龍鳳呈祥大廳舉行。該宴會費用全由老閩禮哥甘琨禮承擔，而善長仁翁買位善款所得，全數捐贈院方。

有幸被禮哥邀請，配合一代「電台金嗓子」、資深大氣電波傳媒明星車淑梅(淑梅姐)同擔司儀。

「博愛醫院」4個字，跟元朗人息息相關。家族長輩、清末留美的西醫鄧松年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曾是博愛建院成員之一；家族成員生、老、病、死，人生四部曲都跟博愛結下不解緣。姐弟都在博愛出生，祖父及父親在博愛離世，私家醫生未普及前，我們全家人往昔病痛都在博愛求診。尤其伯父鄧志偉醫生未成立私家診所之前，也服務於博愛，什麼頭暈身癢，即往伯父處求診。

祖父離世，除大姐與幼弟，其他人一個在英國、三個在加拿大，沒親自現身，印象還停留於博愛某個可能不再存在的房間。

博愛醫院予我最深刻的實際印象：1. 母親誕下她6個子女的第六個，幼弟比我小5歲。大姐領着我們到博愛探望，那是我記憶中第一次參觀醫院，也是首次看到一名猶如麵粉團似的初生嬰兒。醫院空洞，階梯地板不斷傳來由遠而近、由近去遠的清脆腳步聲。2. 父親患上胰臟癌，急從溫哥華趕回香港進入養和醫院施手術。醫生預計生命只餘一

年，待他精神好轉，安排多倫多兩任子、洛杉磯幼弟弟婦、倫敦兩甥女一行8人，陪他走了一轉他偏愛的歐陸山水。探過他在歐洲及北美洲的朋友們，回港後病情不斷反覆，入院出院再入院……那夜已深，從廣州的工作間趕回探望。家人們已離開，見他頭腦清醒，陪他聊了一整天。

提手指向窗外，他呢喃：「那邊不是楊屋村，你媽的娘家。」啊！那肯定是他腦海中久遠的回憶……

那年代文定之後，直至迎娶過門，男女不得相見。他虛齡十八，母親虛齡十六，比羅密歐與茱麗葉年長小小。母親回憶當時跟她的姐妹在村後山邊一口清泉洗滌衣物，老覺得竹林後有雙眼睛在偷看。

手指處，也是他從一名少年到迎娶新婦正式成年的轉折點。見他累了，便告別道：「明晚從廣州必趕回來探望。」次晨搭上7點58分深圳開出前往廣州東不停站快車，還未過常平，家中來電：「你在哪裏？你爸正在彌留中！」



父親離世的前一晚，望向窗外的娘家……作者供圖

# 一個溫馨的農曆年

商台余宜發

還是正月，在這裏祝大家身體健康。剛過去的兩個星期，筆者到了美國紐約及加拿大多倫多探望親友。適逢農曆新年，除了母親及姐姐做了很多過年菜式吃得飽飽之外，也到了一些親戚朋友家中作客。雖然在外國過農曆新年，但不知道為什麼，反而覺得氣氛很濃郁，更加感受到人情味。

一些親戚朋友是從內地移民到美國，我感受到他們非常適應當地生活，除每天努力工作之外，更加會珍惜與家人團聚的日子，而農曆新年更加要聚在一起玩玩遊戲，一家人一起烹調賀年菜。自己很久沒有感受到這種家庭溫暖，所以非常享受這兩個星期的假期。大家如果留在香港過農曆新年，應該有很多精彩節目，除在家欣賞央視「春晚」節目之外，更可以在年初一看花車巡遊、年初二看賀歲煙花等等，所以在世界各地的中國人，同樣都能感受到熱鬧氣氛。

我是一個懂得感恩的人，今次旅程有很多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首先，最初決定到北美洲過農曆新年的時候，當然非常開心可以同家人一起過，但又會擔心，因為北美洲的冬天經常落大雪，航班會受到影響。所以出發前我向天許願，希望旅程一切順利。其實，我先到美國紐約一星期，然後再飛加拿大多倫多。在搭飛機到多倫多前一天，姐姐跟我說：「明天紐約會有大暴雪，我擔心你去多倫多的航班會被取消。」我立刻查看天氣預測，幸好當天到機場我的航班只是延遲半小時登機，最後順利到達多倫多。落機的時候，家人跟我講這班機是今日最後一班飛往多倫多的客機了，之後所有航班全部取消，因為大雪的影響要停飛，所以我是不是應該很感恩？

這一次北美洲之旅，感謝上天的完美安排，使我同家人一起過了一個非常溫暖的農曆新年。

# 彈在春天裏的一聲響

劉志華

木匠師傅手起線落，「啪」的一聲，彈醒了那個安靜的春日午後。我坐在大廳的竹椅上，正看得入神。

那年，我正是愛做夢的年紀，心思單純得像一張白紙。關於愛情的樣子，都是從書裏和電影裏看來的。我心中的白馬王子是這樣的：他該是英俊而沉穩，溫暖，讓人安心。而我們的故事，該有風花雪月的浪漫，也要有蕩氣迴腸的篇章。唯有這樣，才配得上「愛情」這兩個字。

誰知，當愛情真的走來時，它平常得讓人猝不及防。

沒有劇本裏的浪漫，沒有白馬王子。在一個尋常的周五下午，日頭已西斜。那位「熱心人」——我們鄉中心小學的校長，就像串門一樣，很自然地出現在家門口。

那時，我在村裏做幼兒教師，每天領着幾十個娃娃唱歌跳舞，數數做遊戲。日子就這麼一天天過去，平靜，也安穩。

那天周五放學後，我閒坐在大廳的竹椅上，看後堂的木匠師傅做活。只見他從墨斗裏抽出飽浸墨汁的線，固定在木頭這頭，便捏着線匣，不緊不慢地踱到另一頭。他俯身眯眼，將墨線對準、拉緊、固定，隨後手指在空中輕輕一撚，一彈——「啪」一聲輕響。那條墨線便筆直地落在木板上，烏黑、俐落，像是給木頭定下了一道規矩。我看得有些出神，覺得那聲響真好聽，脆生生的。

我正看得出神，一陣腳步聲由遠及近，把我從木匠師傅的活計裏拉了回來。循聲望去，曾校長的身影已出現在大門口。對視間，我尚在訝異，他臉上卻已堆起驚喜的笑容：「志華，在家啊，太好了！」

我趕忙起身相迎，請校長進屋喝茶。他邁進屋來，不及落座便擺了擺手：「茶不喝了。」說着，臉上的笑意收了收，語氣格外認真，開門見山地問道：「問你個事，你可得跟老師說實話啊！」

「好，你說。」我應着，心裏卻有些納悶，他突然來，會是什麼事？「你有男朋友了嗎？」問題像顆石子，「咚」的一聲，輕輕巧巧砸碎了我所有的猜測。我愣了下，臉上「騰」地一下就熱了。「還沒呢。」我尷尬地笑了笑。「真沒？」「真沒有！」「那就好！我給你介紹一個男朋友吧，他是我們學校的葛團標老師。團標這人，人品、相貌、學問，樣樣都不錯……」

他頓了頓，又說：「是這樣，我們幾個同事閒聊天，說起給團標幫忙物色對象。大家覺得你不錯，團標這人，穩重，謹慎，心裏也挺喜歡你的。可之前聽說有人追你，我們還擔心你已經處了對象，所以我就自告奮勇先來問問。」

我一時不知如何回話，只能抿嘴笑了笑。「沒關係，你們先通通信，彼此了解一下，合不合適再說。」「嗯。」我笑着點了點頭。

校長見我應下，像是了卻一樁心事，便轉身告辭了。

我站在門口目送他走遠，這事來得太突然，心裏一時轉不過彎來。可「葛團標」這個名字，卻像木板上那道墨線，落下了，就印在那裏。

關於他的樣子，我倒是有些印象的：個頭高高的，皮膚白淨，頭髮略有些鬆，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高挺的鼻樑。模樣是那種出挑的俊朗，再加上自有一股同齡人身上少見的沉穩勁兒，走在人群中，是會讓女孩們多看幾眼的。

心裏頭翻來覆去全是那個人的樣子，正想得入神，忽然，木匠師傅爽朗的聲音從後堂傳來：「哟，阿華，有好事兒嘛！」前廳後堂就隔一道舊屏風，方才的對話他聽得真切。我聞聲走到後門邊，見他直起腰，眉梢一揚，嗓門亮亮地遞過話來：「那小夥子人實在，人品相貌都好，書也教得好……嗯，可以考慮考慮！」他把校長的話又學了一遍，特意拖長了調子，眼角笑紋堆得深深的。木匠師傅是同村的，也姓劉，按輩分我該叫大伯。我被他逗得有些難為情，只好傻笑着。

他瞧見了，這才心滿意足地轉過身，拿着墨線盒不緊不慢地走到木料那頭。站定後，他眯起眼睛了瞞，手指捏住墨線輕輕一撚，一放——「啪」！那一聲格外脆，格外提神。它在木板上彈下了一道筆直的線，也把我的春天彈響了。

# 參觀南京大學主校區

呂書練

一直想好好遊「六朝古都」，這次在上海小住，順便到南京走走。得益於今日的交通便利和網絡順暢，雖寒風刺骨，僅停留數天，也令我感覺「滿載而歸」。

除了景區遊覽，此行專程到訪南京大學，因為老同學白淨在新傳學院當教授，她帶我們參觀了這間百年名校廣闊的主校園及新傳學院教學樓，還特別在學生飯堂體驗了物美價廉的午餐。白淨曾在新華社(香港)和香港文匯報工作，取得中國傳媒大學博士學位後，2007年起在汕頭大學任教，十年後調入南大至今。

南京大學有4個校區，包括位於老市區的鼓樓校區、市郊的仙林校區和浦口校區，以及蘇州校區。其中2009年落成的仙林校區成為今日主校園，市內有地鐵線直達仙林校區站。

這校區有個相當開闊的校園入口，我們從南大門(正門)驅車而入，四片大大的石塊上鑲着金黃色的「南京大學」字樣，遠處是一座造型像一本打開的書的大型建築，那是由該校同校友友捐資建設的杜廈圖書館，也是校區的標誌性建築。傍水而建該建築群總面積達53,000平方米，從空中俯瞰，猶如一個巨大的電腦硬碟，乃內地藏書量前三的高校圖書館，曾獲評為「中國高校最美圖書館」。

圖書館前面豎立着一支升旗杆，紅色的

國旗高高飄揚。對面則是二源廣場，廣場豎立着「二源牌」，牌上分別鑲有「金陵大學」和「國立中央大學」字樣，取義為該兩座大學為今日南大「源頭」。廣場中央立有一座巨型「南京大學鼎」，原型為南大考古與藝術博物館「鎮館之寶」之西周小克鼎。

我特別留意到，校區不少大樓由旅居香港和台灣的蘇籍慈善家捐資建設，大學特別以捐資者或其父親名字冠名，包括香港實業家左濼江捐資的左濼江天文台、方鏗捐資的方鏗體育館、朱恩餘捐資的(朱)敬文學生活動中心，而台灣星雲大師捐資的星雲樓乃中華文化研究所和美術館所在地。

這些冠名建築物不但造型獨特，也體現大學在校園建設中爭取到民間資本的支持和展現出的全球視野。

新傳學院設有新聞、傳播和廣告3個學系，以及若干研究機構。教學樓有座人物雕像，乃中國電影教育先驅、中國電視事業的拓荒者孫明經。他是金陵大學和中央大學校友，並於1936年創辦金陵大學「電影與播音專修科」，為中國培養最早期的電影和播音人才。

教學樓各配套齊全，牆上陳列不少學生作品，包括白淨指導學生設計、以抗戰勝利80周年等為主題的海報作品，以及歷屆校友在新聞前線拍攝的珍貴照片，頗具可觀性。(滬寧行之四)

# 春節票房

葉仁

賀歲片《夜王》在香港票房表現突出，但其全國票房仍未能超越《鏢人：風起大漠》。正因《鏢人：風起大漠》製作成本高達7億元人民幣，投資方無奈仍要面臨收回成本的挑戰，因為他們通常只能獲得票房收入的40%。相比之下，去年的《哪吒之魔童鬧海》創下中國影史票房新紀錄，最終以154.46億元收官，成為首部突破百億票房的國產電影。今年的《飛馳人生3》票房約40億元，與之相比差距顯著。

對於香港觀眾而言，3部主要面向內地市場的電影《飛馳人生3》、《鏢人：風起大漠》和《驚蟄無聲》中，《鏢人：風起大漠》相對較容易受香港觀眾歡迎。影片由袁和平擔任武術指導，演員陣容包括李連杰、吳京及謝霆鋒等香港觀眾熟悉的面孔。然而，截至截稿日期，其在港票房僅徘徊於700萬元左右，遠遠落後於《夜王》，這一結果令人意外。

觀賞賀歲電影一直是香港人的傳統習慣，如同觀看賀歲盃足球賽事一般。許氏兄弟的《摩登保鏢》可謂賀歲片的先驅，儘管當年票房僅為1,777萬港元，但在1981年已屬創紀錄水平。此後，雙周一成(周潤發、周星馳、成龍)等影星的作品也一直活躍於賀歲檔期。直到黃子華2023年的《毒舌大狀》及今年的《夜王》相繼登頂，才奠定了他在賀歲片領域的傳奇地位。

香港賀歲片票房前十名和大概票房，包括《警察故事4之簡單任務》(1996)約5,751萬港元、《紅番區》(1995)約5,691萬港元、《賭神2》(1994)約5,252萬港元、《家有囍事》(1992)約4,899萬港元、《八星報喜》(1988)約3,709萬港元、《龍兄虎弟》(1987)約3,546萬港元、《縱橫四海》(1991)約3,360萬港元、《飛龍猛將》(1988)約3,357萬港元、《最佳拍檔之女皇密令》(1984)約2,928萬港元、《富貴列車》(1986)約2,812萬港元。以上電影，大家可曾看過？

在當前電影市道不景氣的情況下，古天樂和黃子華的港產片成為票房的中流砥柱。針對賀歲市場的《夜王》，導演吳焯倫與黃子華二度合作，他們合力不斷刷新香港賀歲檔的票房紀錄。吳焯倫從編劇轉型為導演，已成為票房的可靠保證。

儘管《鏢人：風起大漠》在香港票房不及《夜王》，但袁和平的號召力，足以使《鏢人：風起大漠》成為打片在此檔期的代表作。李連杰在片中戲份不如吳京和謝霆鋒，影片的宣传重點也不及片中女主角陳麗君(飾演阿育婭)，但他對香港觀眾仍有一定的吸引力。當年1982年春節檔，他就憑以真功夫作賣點的《少林寺》，在港締造高達1,600萬元票房。畢竟已是40多年前的事，今次再看李連杰，自然已非當年那個跳脫的功夫小子。

# 《非常檢控觀》的非傳統檢控

小蝶

近年，無綫電視劇會利用一些主人翁有的罕見疾病或天賦技能作查案主題。擁有這些「疾病」或技能的主角化身成巧破奇案的神探，引領着觀眾經歷一宗宗案件的發生和拆解謎團的過程。

《非常檢控觀》便是一例。主人翁包希仁患上的是鏡反射觸覺症(Mirror-Touch Synesthesia，鏡反射觸覺聯覺，簡稱：MTS)，每當他看見別人感到疼痛時，他的大腦便會自動產生相同的感受，即是名副其實的感同身受。

我對這個疾病沒有認識，但是我相信同理心(Empathy)特強的人或多或少也會有這種感覺。當然程度上沒有MTS那麼嚴重，因為同理心不是疾病。我曾在這兒提過鄭少秋在一劇中牙痛，當我看他痛時，竟然也覺得自己牙痛。一方面固然是鄭少秋能把牙痛病人的痛楚演繹得淋漓盡致；另一方面，也是因為

我的同理心強，才能感同身受他的「痛」。這件事情很有趣，因為「痛」其實並不存在於演員和觀眾身上，二者卻好像都痛起來。

《非常檢控觀》應該令無綫的老觀眾看得開心，因為它有很多觀眾多年來慣見的臉孔：馬德鐘、程可為、潘志文、張國強、李成昌等骨幹演員，帶來久違了的熟悉感。

另一種熟悉感則來自原材料。當從第一集聽到包希仁、展熊飛、公孫柏這些名字時，我便知道此劇是取材自包青天的民間故事。不過，它當然不能只讓演員穿上時裝，把朝廷改為大機構和在香港今天的時空中拍攝，便能把宋朝的案件變成今時今日的法庭戲。它必須經過無數的改動和研究，才能把差不多一千年前的民間故事「翻新」，變成符合今天香港人的社會架構、思想行為、生活模式、文化風俗、科技和律法等等的查案劇。

因此，我們看到「反面不認妻」的陳世

美變成「整容變臉不認妻」的陳新瀾；「烏盆計」的商人劉世昌的冤魂告狀變成由謀財害命的古董商利用科技播出的「伸冤」；「狸貓換太子」的狸貓變成患有貓叫綜合症的試管嬰兒……看得出創作團隊並非又再重新製作包青天的審案故事，而是很有誠意地把以舊瓶盛載的酒特別處理製成新釀，亦花了很多心思令它變得有意思和賦予當代的思考課題。當然，當中仍有漏洞或用上「不作死就不會死」的懶惰橋段。不過，整體來說，它絕對不是一齣會叫觀眾棄劇的劇集。

選角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例如張國強在劇中飾演原型是八賢王的趙德敬，戲份不多。我相信由他飾演老謀深算、無情無義的龐吉會令角色深沉沉實。秦湘言的角色最悲慘：長大後相認的父親和妹妹都是階下囚的大壞人；被狼子野心的丈夫拋棄；自己親手把繼女送進鬼門關。可是，陳曉華從頭至尾仍可以像沒事人一樣，真不易做到。